

戈公振著

中國報學史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中國報學史

戈公振著

出版者說明

本書敘述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報紙的產生以及發展的情況，作於一九二六年，於一九二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論述中國報紙歷史的著作。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聯書店重印時，除自序一篇刪去及插圖因複製困難而未刊用外，由戈寶權寫了前言，並將作者的《英京讀書記》一文作為附錄印在本書的後面。一九八五年重印無改動。

中國報學史

戈公振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66號

新華書店發行

市政水泥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 32開本 12.25印張 285,009字

1955年3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0,001—2,550

書號11002·43 定價2.15元

前言

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並將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會這樣告訴鄒韜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於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於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只好隨它去了。……」（見韜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來往於國內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致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誌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於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

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E. N. Clark, 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並於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無已，姑取關於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哀然成帙矣。」這本書最初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曾出過國難後第一版，此後即未曾再印過。這本書的題名，雖然稱為「中國報學史」，其實也可說是一本泛論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書籍。

家叔公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曾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記得在他的書房（同時也是他的臥室）裏，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着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據他告訴我，他爲了寫作這本書，常向私家的藏書室和圖書館借閱書籍，並且曾在上海徐家匯圖書館的藏書樓裏消磨了很多時光。他還常向各方面請教和徵詢意見，像他爲了調查和了解當時俄國人在我國所出版的各種俄文報紙，曾和蔣光赤通過信。又如「中國報學史」第二章「官報獨占時期」中有不少圖片，就是他的朋友在北京書肆中代爲搜集和贈送給他的。他在這本書的編排和印刷上，也提

供了不少意見，甚至模倣「京報」的形式和顏色所印成的封面，也是他本人設計的。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他仍然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我記得他有一本用深藍色的絲綢裝訂成的「中國報學史」，經常帶在身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在這本書上，他改了很多的字誤，寫上了許多補充的材料，可惜不知道這本書現在存置何處，否則這次可根據他親自修改過的文字再版付印。當他在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和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時，他曾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讀過書，尤其是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裏曾發現了「中國報學史」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所提及的許多種報刊，他在「英京讀書記」一文中曾寫道：「我國向未視報章爲一種著述，且日久則卷帙浩繁，非有大廈，度藏實難。故予纂『中國報學史』時，有若干種只存其名而未見其書，中心憾之。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係發端於英人，比來倫敦，於英國博物院藏書目錄中，果獲曩日遍訪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種，爰撮大要，以足吾書，兼以餉治報學者快睹焉」。在這篇文字中，他介紹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等種刊物，並用照片影印出來。這一部分材料始終未能編入「中國報學史」，因此特將「英京讀書記」一文作爲附錄印在本書的後面，以供參考。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係寫作於二十八年前，從觀點上看當然不是一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寫成的書，同時在論點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確，但其中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材料，因此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只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當作史料來使用。

當此家叔公振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特將他的略傳和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些事情，一併附述於此；

家叔公振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六日生於江蘇省東台縣，原名紹發，字春霆，公振是他的號。他從參加「時報」的編輯工作和發表文章的時候起，就用「公振」這個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他幼年時，曾在伯祖母翟氏所辦的毀庵學塾讀書。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入東台高等學堂，畢業後曾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參加過「東台日報」的工作。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考入南通師範學堂，因家庭經濟困難未入學，當年冬他即往上海，至有正書局習業，後任「時報」編輯，旋被洊任為總編輯。當時他即已致力於報紙革新的工作，創辦了各種副刊，並首創了「圖畫時報」，此外他又開始研究新聞學，前後在「時報」工作達十五年之久。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他靠了歷年來的積蓄，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並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他曾先後到過英、法、德、意、瑞士、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並曾於民國十六年八月間出席國際聯盟在日內瓦所召開的報界專家會議。民國十八年冬返國，旋參加「申報」總管理處的設計工作，並曾先後在上海的國民、南方、大夏和復旦等大學講授新聞學，在杭州創辦過暑期報學講習所。他所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的一部分，特別是關於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的，亦即成於此時。我當時曾抄寫和校閱過這部分稿子，可惜「一二八」淞滬戰役時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及編輯部全燬於火而未能出版。

「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他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的年代。他這時開始閱讀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研究蘇聯的書籍，同時憤於國難，又積極地參加了抗日運動。「一二八」之後當國際聯盟派了調查團前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情況時，家叔公振曾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隨團訪問了淞滬戰場並同去東北。他知道國聯調查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他當時曾這樣講過：「我們自己不爭氣，只是希望旁人賣力爲我們爭回東北，本來是不合情理；而國際聯盟又是個紙老虎，調查團的五委員只以自身利害爲立場，將來報告書的製作，最多只從原則上說幾句風涼話，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在到了東北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到東北調查後，據我個人粗淺的觀察，除非舉國一致，背城借一，不但東北無收回的希望，而且華北也要陷於極危險的地位。事實如此，並非我危言聳聽。」（俱見「到東北調查後」一文）他預感到這次去東北可能發生意外，在離開北京之前就寫好了遺書，果然在抵瀋陽後不久即被逮捕，後幸獲釋放。從他的遺書中看來，他是抱了勇敢的置生死於度外的精神前往東北，想將東北淪陷後的真相忠實地報道出來。同年九月間他又隨調查團前往日內瓦，參加了國際聯盟討論有關日本侵略我國問題的特別大會。會後曾赴馬德里參加國際新聞專家會議。此外他還曾先後赴法、意、德、奧及捷克等國遊覽，並考察了這幾個國家的新聞事業。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蘇兩國恢復邦交，翌年家叔公振即隨復交的使團前往莫斯科，這是他久所嚮往的地方，當他在民國十六年第一次到歐洲時，他曾想赴蘇聯一遊，及至行抵

波蘭，中俄斷絕邦交，不得已廢然而返，這次他總算是一償宿願了。在蘇聯前後居留的三年當中，他潛心於研究蘇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設，他甚至將蘇聯一名詞改譯爲「庶聯」，用他的解釋來說：「Soviet union 通常譯爲蘇聯，蘇字譯音無意，故我改譯爲庶，『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見「從日內瓦到莫斯科」一文）。這三年也是他的思想迅速發展和成長的年代，韜奮先生曾指出他在這兩三年當中「對世界大勢的辛勤的觀察研究，在正確認識上的邁進」，並且寫道：「我在莫斯科和他作數次長談，深感覺到他的猛烈進步」（見「悼戈公振先生」一文）。我還記得我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初抵莫斯科時，他曾這樣向我講過：「中蘇兩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個國家地大物博，接壤相連，兩個國家的人民又都是愛勤勞的。蘇聯今天的建設，處處值得我們借鏡和學習，看了蘇聯的今天，就能展望我們的將來。」正因爲這樣，他在當時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情形下，不斷地向國內的報刊寄發新聞和通訊，來介紹蘇聯人民的英勇的建設成就。

在這三年當中，他除常住莫斯科之外，還曾先後轉赴列寧格勒、哈爾柯夫、得尼泊、羅斯托夫、巴庫、烏拉爾山一帶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馬格尼托高爾斯克、契略賓斯克，以及中央亞細亞各共和國、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地遊覽參觀，寫成了「社會城」、「穀城」、「電城」、「油城」、「鹼城和鐵城」等許多通訊文字，反映出了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情形。這些通訊文字曾由韜奮先生輯爲一冊，題名爲「從東北到庶聯」，由生活書店出版經售。

家叔公振和鄒韜奮先生是有着深厚的友誼的，早在「一二八」前後時，他就和韜奮先生籌劃出

版「生活日報」的工作，可惜未能實現。他在致韜奮先生的信中曾寫道：「韜奮吾兄：二次赴歐，決定於最短期間，出於意外，然國難當前，豈憚個人跋涉？故又冒暑遠征。弟對於國事實抱無上悲觀，但吾人既稍有知識，只有盡國民一份子責任，從自己奮鬥起。『生活日報』籌備事，使兄偏勞，心實不安，弟身雖遠，此心實懸念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日於日內瓦）民國二十四年夏，國難日深，韜奮先生曾電邀他早日返國重新籌辦「生活日報」，他立即整裝啓程，當他臨終時他曾告訴韜奮先生：「在俄國有許多朋友勸我不必就回來……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從這些話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於祖國的熱愛。他於當年十月十五日抵上海，旋即病倒，因盲腸炎與腹膜炎開刀，於十月二十二日長逝，享年四十有六，遺骨葬上海市公墓。

在他遺留下的著作中，有「新聞學撮要」（民國十四年二月初版，十八年二月再版）、「中國報學史」、「世界報業考察記」（未出版）、「新聞學」（此書原爲「萬有文庫」所寫，成書於民國二十年，後經家叔紹龍整理，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再版）及「從東北到庶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五年三月三版）等書。據我所記得的，他在「時報」工作的期間，還曾編輯過一本「中國美術圖案集」，由有正書局出版。此外他所寫的通訊文字甚多，散見「時報」、「申報」、「大公報」、「國聞週報」、「生活週刊」、「世界知識」等各種報刊中。

戈寶權識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北京，時爲春節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報學史之定名

第二節 報紙之定義

第三節 本書編輯之方法

第二章 官報獨占時期

第一節 「邸報」名稱之由來

第二節 漢有「邸報」乎

第三節 「邸報」見於集部之始

第四節 唐代「邸報」之一斑

第五節 宋代「邸報」之一斑

第六節 「邸報」見於史冊之始

第七節 小報與新聞

第八節 元初之「邸報」

目次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第九節 禁止傳報之無益	三
第十節 「邸報」用活字之始	三
第十一節 「京報」	三
第十二節 傳鈔偽稿案	三
第十三節 所謂「塘報」與「良鄉報」	三
第十四節 請刊「邸報」之受斥	四
第十五節 太平天國之辦報條陳	四
第十六節 西士關於官報之建議	四
第十七節 「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	四
第十八節 「時務官報」	四
第十九節 官報全盛時期	五
第二十節 「政府公報」	五
第二十一節 結論	五
第三章 外報創始時期	六
第一節 外報之種類	六
第二節 當時報界之情形	九
第三節 當時國人對外報之態度	一〇
第四節 外報對於中國文化之影響	一〇
第五節 結論	一一

第四章 民報勃興時期

第一節 日報之先導	一二
第二節 「中外紀聞」與「強學報」	一九
第三節 雜誌之勃興	二三
第四節 「國聞報」「時務日報」與「時報」	二三
第五節 鼓吹革命之健者	二五
第六節 留學界之出版物	二五
第七節 提倡閱報與禁止閱報	二六
第八節 君憲民主之論戰	二六
第九節 清末報紙之厄運	二七
第十節 結論	二六

第五章 民國成立以後

第一節 兩度帝制之倏現	二八
第二節 雜誌	二八
第三節 國內外會議與我國報界	二九
第四節 結論	二六

第六章 報界之現狀

第一節 報館之組織	一九
第二節 新聞	二〇

第三節 廣告	三三
第四節 發行	三六
第五節 銷數	三九
第六節 印刷	三三
第七節 紙張	三八
第八節 用人	三四
第九節 附刊與小報	三四
第十節 圖畫與銅版部	三八
第十一節 華僑報紙	三五
第十二節 通信社	三五
第十三節 報業教育	三七
第十四節 圖書館與剪報室	三六
第十五節 團體	三八
第十六節 郵電	三〇
第十七節 關於報紙之法律	三五
第十八節 總論	三三
附錄：英京讀書記	三五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報學史之定名

報字本作報。「說文」：「當罪人也；從卒從段，段，服罪也。」其義猶今言判決。今世用爲報告之義，乃赴字之假借。「禮記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赴，急疾之義。」此用爲急報之意之始。今報紙，報館，報界等名詞，爲世所習用，其源蓋出於此也。

我國之所謂報，即日本之新聞，（我國之所謂新聞，在日本爲報道，報知，雜道，新知，新報，）英國之 Newspaper，德國之 Zeitung, Nachricht, Bericht，法國之 Journal, Nouvelle, Courrier, Messager，意國之 Giornale，俄國之 Lasser。此外，尚有形容詞的名稱極多，不備舉。惟報字稱謂簡而含義廣，且習用已久，故本書之所謂報，嘗包括雜誌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

報字之定義既如上述，報紙之定義將於下節詳言之。今請進而言報學史之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於報紙自身發達之經過，及其對於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本書所討論之範圍，專述中國報紙之發達歷史及其對於中國社會文化之關係，故定名曰「中國報學史」。

第二節 報紙之定義

報紙果爲何物？此本書一先決問題也。諸家之說紛紜，大概可分爲三類：

- (一) 以報紙作用爲基礎而下定義者；
- (二) 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者；
- (三) 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者。

就第一方法而論，如吉文 (Given) 之見解，謂「報紙爲輿論之製造者與新聞之紀錄者。」⁽¹⁾但將此一語細加玩味，即覺微有偏頗。大凡一事物之作用，極易變化，若僅從作用上而即定一事物之意義，無乃太淺。且從報紙之發達上觀之，已有許多變化之跡可尋，故此定義不能謂爲確當。不過此定義係明舉易見之作用，而暗示其原質之特色，亦大可留意也。又如畢修 (Bicher) 以經濟家之見解，謂「報紙爲新聞公布之方法，」⁽²⁾於作用上之意義，可謂揭發無遺。但吾人所欲知者，乃報紙全部之定義，此不能不與他種見解相比較也。

就第二方法而論，如民國三年公布之「報紙條例」規定：「用機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學材料印刷之文字圖畫，以一定名稱繼續發行者，均爲報紙。」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公布之「新聞紙法」規定：「本法所稱之新聞紙，係指用一定之名稱，定期發行，或在六個月之期間內不定時期而發行之著作物，及同一名稱之臨時發行著作物而言。」英國一八八一年公布之「報紙法」規定：「報紙係指揭載公報新

聞事件註釋及觀察之紙片。因販賣而印刷，在英格蘭或愛爾蘭發行，或係專門或大部分登載廣告，在二十六日以內每週一次或一週以上，印刷販賣及爲公眾刊行之紙片。」凡此，雖均可藉以窺知報紙定期性與繼續發行性之特色，但事實上卻包含報紙與雜誌之二義。蓋法律爲取締上之便宜，認報紙爲一種定期爲公眾之刊行物而不與其他同類物相區別。倘欲以此爲定義，則尙須加以修正也。

就第三方法而言，此種定義均在吾人目前，但因研究之初步不同，故定義亦異。如班祿客(Belloc)之見解，謂「報紙爲不定期或定期(普通每日)而印刷發行之紙片，報告新聞，暗示觀念。」⁽¹⁾又如建部之見解，謂「報紙以每日一次以上刊行爲原則，以報告政治，經濟，教育等一切社會生活上之事態爲主，且常有若干評論。」⁽²⁾此二種定義中，建部之見解，對於現代報紙之意義，頗能挈其綱要，且將報紙與同一定期刊行物之雜誌有加以區別之意。不過此定義側重報紙外觀之特色，乃一種常識上之見解耳。其以科學的眼光，從報紙內部之特色而下定義者，如薩羅門(Salomon)之見解，謂「報紙爲定期刊行物，以機械複製，將一般有興味之現在事件狀態之混合的複雜的內容，化爲通俗掲載物。」⁽³⁾此定義注意在一般興味，現代之事件狀態及內容之諸點，極有見地。但機械複製，乃外觀之特色，可不必闢入。較此而更精密者，如布潤和波(Brunhuber)之見解，謂「報紙爲不定時期而發行，不限於某人而爲公眾刊行之出版物，內容乃複雜，時宜(或是實在)，而有一般的興味。」⁽⁴⁾此定義之可注意者，爲承認報紙發行爲不定期，即承認繼續發行性而不承認定期性，及表明報紙爲公眾而刊行。報紙爲繼續發行而不定期之一點，雖有討論之餘地，但複雜的，時宜的(或